

金
石
萃
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二十八

韓蘄王碑

碑連額高二丈五尺七寸廣八尺九寸額題中興佐
命定國元勳之碑十字正書分二行字徑一尺二寸
居中有小字題曰選德殿書四字正書徑一寸七分
中有御書之寶方三寸額占碑之上半截計九尺四
寸文八十八行每行一百五十字多寡
不等正書徑七分在吳縣靈岩山西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 太傅鎮南武安 寧國軍節度使 充

醴泉觀使

咸安郡王食邑一萬八千三百戶食實封柒

阡貳伯戶進封蘄王謚忠武神道碑

相亮唐汾陽王子儀同諡 宸奎內出不由有司中外
偉之王之子彥古方居斬國夫人憂聞 詔感泣繼血
卽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彥古謹昧死言臣之先
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 徽宗 欽宗皆著

顯效暨委質 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霸府宏濟于

中興始終實備大任 仰憑 宗社威靈與 太

上皇帝廟謨神算摧勅敵如拉朽芟劇盜如刈菅 大戰

數十小戰數百豐功盛烈光照古今不幸早棄明時亦

既積年 陛下憫念勲勞固嘗爵以眞王錫之美

諡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 陛下哀矜究此

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

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

定王國時惟元勳予豈可忘乃親御翰墨大書曰

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朝諸將于凌虛閣特

詔彥古戎服入見面賜御書俾冠于碑首

願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

世其家子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咸

激奮躍益知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不

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

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

祥以謂

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願末學弗稱

且祖諱與王名謚適同

壽上書懇辭

上遽批出

略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

詔謹拜手稽首上故

太師蘄忠武王

遺事

曰王諱世忠

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爲秦所併子孫自韓

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爲姓故王世爲延安人曾祖諱

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歿

有異人指其

所葬

地曰代代當生

公侯

後以王貴贈太

師楚國公會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父諱慶皆贈

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

賀氏

奠

楚二國夫人楚

國生五丈夫子王其季也始生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鄉

鄰以爲火各具繩往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

驟流駘騁則目光如電楚國游鷺而心奇之少長風骨

偉岸尙氣節能騎生馬駒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

敢出氣則爭爲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爲償負者

後聞王持所償愧謝里俗爲之一變有冤抑不以謁郡

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

家會飲日已暮而間閉王怒以臂拉門關鍵庫手而斷

且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開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

鄉州挽強弓

三百斤嘗乘裨馬手舞鐵槩奔馳天郎山

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鄉者軍府校藝獨用

繫胎弓所鄉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

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遠至輒上馬或不俟鞍

而奮喜與交游痛飲費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

酒肆賞酒期於戰獲幣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

皆饒給銀州之役緜從党万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

因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

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

主將擄首陣外三軍乘之犬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

次高平嶺王與党万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

問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

時王爲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將者爲誰曰

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哆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

大潰由是西邊蓋服玉威名口有司圖上其事且乞優

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

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蒂當時識者知王器量

宏遠矣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

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逢敵於

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關進義副尉至城底河又斬

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

吏民自浙河以西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

兵備 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

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險道不通賊掩至

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

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議不少

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爲條一二且請以

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

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眾大亂王追

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

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

堰橋爲得勝橋云時天下志戰日久盜起倉卒

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

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

深據巖

屋爲

三窟

諸將繼至莫

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間野婦得其洞口卽挺身仗戈

而前榛棘嶽嶠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僞八大王格殺

數人

繼遂執擒

併俘

以出

辛興

宗後至領兵截洞口

掠

王俘以爲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惟忠還闕少

伸其事但

超轉承節

郎

朝廷

歲

復燕山調諸軍以行

至則皆潰王往

見

劉延慶

抵海花河

獨與蘇格等五騎

俱

逢

虜騎五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戒勿

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卽命鱗舟河岸約

曰虜奔卽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

疑之分爲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

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

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眾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

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

湯村強盜累奇功轉武節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

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眾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

餘黨悉平臨沂時武翦眾數萬與戰於韓王洲又平之

沂州賊徐進眾五萬而官軍不滿五千王止以衛兵五

十餘薄賊

詠

馘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

望仙橋賊高托山

集

路山賊

賈

進莒賊徐大郎眾皆不

下萬人大者或踰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

殺獲東海賊

張夔等由濟甯振旅

而歸於是山東羣盜

悉平轉武節郎

欽宗卽

位之初

王方從梁方平

防河濟州金人大軍已壓境方平漫不顧以爲他盜

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陳爲護河計河

一失守

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

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

當

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

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

猶

以爲紅巾賊不設備

及虜進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

萬之眾皆潰虜騎大至王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

槍奮躍

而前所

歸披

靡虜

嘆異小

卻

即

潰圍出殿諸軍

焚橋而

歸至京師

欽宗聞王勇冠軍

召對便

殿且

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

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爲統領屬虜人

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爲河北總管辟王爲選鋒統制有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宣撫副使李彌

大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

諸軍之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

人物魁梧武義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爲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亾復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戍將寓大名

雅爲李綱所器重

遂檄王以所部五

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爲四隊布鐵蒺藜窒歸路令日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爲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薄賊營賊

旣驚

擾旦

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

率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石雨

下臂

指

吻鼻中四鐵王怒折筈發弓拔刀徑前殺爲首

者六人賊眾又奔追至宿遷其眾尙萬餘謂已遠王不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其功名賊自淄河破膽皆謁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酒王下馬飲啖輒盡眾莫敢動遂束手降黎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之而業已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

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

欽宗再賜對慰

獎甚渥賜衣甲

槍

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

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

益急口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起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

首二都統是日披創

以斃

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

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

野

爲前軍統制

光堯

慈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

下兵馬大元帥駐

濟陽

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

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兇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

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眾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

千人與賊遇卽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鬪

虜眾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

多感涕者於是

還

詣濟陽勸進遂

扈

蹕如南京

太上皇帝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

蹕長

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

御營以王爲左軍統

制 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皇等所屬勦除陞定

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

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震

河朔卻胡馬之牧效著睢陽皆紀實也

車駕幸維

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旣破儀

真自金山以眾來降

抵

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

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

叱

使速降眾遂解甲

聽命

李

民擁眾十萬亦

旣

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整勵器械

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便議者劉彥璽

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眾屬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時虜再犯河維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眾乘我王身被鏃如棘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 召還 行在投廊廷路副

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

王領所部如山東王閻 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

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裨將段恩者亾至 都

下詭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傳劉正彥
素蓄異心間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
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
太上居別宮凶焰

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聞
變望 闕慟哭舉酒酌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
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
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爲卽日與
浚定復 辟 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傳正彥
謀挾 乘輿以出中外兇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

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僞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傳正彥矯制止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浩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怯勢憑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爲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王子質傳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隆祐太后宣

見楊國楊國詣傳給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傳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宜問周悉執楊國手垂口

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 駕可令速清嚴

陞楊國奉 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

色動手自摔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王

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

知有 建炎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

兵益急傅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 御札曰

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

本爲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

以安國家王知求 詔旨非 太上本意諭永

載曰 天子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

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卽日復

太上明辟王晨夜

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素所
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檣家屬舟岸下由
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
重兵負山阻河爲陣且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
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矛令軍中曰今日當以
死報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鬪轉至剪刀
山賊以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
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傅正彥自
報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遁朝廷慮其遂

逸去 詔能生擒傳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

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 行

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 主辱臣死臣願受 命縛此

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 去歐 聞甚邇万一寢成

巢穴愈難擒滅臣請速除之未審 聖 意欲生致

之邪抑面首以獻也 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

臣誓 生致之顯戮都市爲 宗社 刷 恥不然則臣爲

欺天殿前虎賁有朱金剛張小眼者號膂力王乞以從

欲俾護 得 來上時所部機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

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

二判爲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爲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

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

誅王遂行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江

浙制置使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將趨上饒

王恐其或滋蔓閩廣也徑自浦城捷出迎之至漁梁驛

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

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爲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

錫節恃勇陷陳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

咋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遣所乞二

虎賁

獻

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

壽山

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

茶藥并

御書忠勇二字

表王旗

幟

詔曰餘杭之

難御首奮忠勇

已被凶逆朕

之復辟惟卿之功

除

檢校少保

武寧昭慶

軍節度使御

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

制曰智略

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

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保御前諸

軍都統制兀朮入寇

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尙

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

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朮兀朮遂自建康取宣

城直至廣德徑

趨臨安

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

以舟師赴

難未發

兀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

還王卽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無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

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

選太上賜札曰

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

邀截歸路

遽覽來

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

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今以獲賊資財

物帛盡予將士并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

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

石暉報

之約日會戰數數十百

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

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具勢接建康兀術軍于南撻
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
有八日兀術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
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
王曰是不難但迎還

兩宮復舊疆土歸報

明主足相全也兀術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
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請而言不順王怒且屬引弓將
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將帥中
流鼓棹飄忽若神口渡海江口又皆已入面控扼出路
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口之江以

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木自割其額祭天口風濤

少休竊載而逃王謀知其謀益舟師督戰會風力口緩
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爲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
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
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以二
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
入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聞入廟廟中之伏喜
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
既墜復跳馳而脫語二人者一卽兀木也是舉也兀木
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

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
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
有已立功人早以功口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
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逮
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遠聞殺獲甚口口念忠
勞不忘口口口口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
武左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軍中荆湖震擾朝廷爲出
禁旅遣辛企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候懇
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

太上乃除王福

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孟庾以□□范汝爲

□建安眾□十□至□□黃知微等王曰建居岡嶺上

流使賊沿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於是選輕銳航海

徑趨福唐□眾而上諸帥迎謁且言賊方銳且少休以

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帥

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

師遂濟□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

爲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掘陷馬坑凡可以旅拒王

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卽命諸軍偃旗仆鼓□□□□□

□□□□□□□□□□遂□□□□□□□□□□

賊□□□城邑□在井底□□巨□天橋□□□道齊
攻汝爲畏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爲窟身自焚
回源洞中又有陸必疆葉鐵□陸必元張弓手熊致遠
等皆□賊驍將分兵四劫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出寇邵
武王悉擒斬之凡_殺賊眾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
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遠謝_鸞陸棠等皆械送
行在所迺令軍人悉駐城_上無得下標旗於城之三隅
令士民自相別_{農者給牛穀使之耕商賈者弛_征禁爲}
賊者使_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爲_蒙更
生_家立生祠共圖勒功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

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爲已就滅亾遂釋南顧之憂其餘畸零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投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評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豪無犯而又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能威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承朕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羣寇要領以時平定

乘勝撲滅勢若破竹

詔從

之王旋師

永嘉

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栝蒼上饒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爲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

白種笠劉忠有衆數萬嘗與兀木轉戰頡頏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黥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凡一年莫敢攖其鋒者王始至卽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王卽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棊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眾

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故所鄉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卽下

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往先遣銳卒二千
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

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旣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

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

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

呼如雷

賊四顧

驚愕

進退無所

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

斬忠于小舟傳首

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

遂平戰克之日

與庾所斯如合符契

詔授太尉賜

帶笏

又

賜札日出師

今將劫茂以爾

勞苦

髮我憂冲

北歲

李宏攘拒

劉忠

敗績益張吾武震撓囚徒朕甚嘉

之且以防秋屆期狄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

以圖大

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江左

太上偉其功

詔

樞密院

以功狀頒示

內外諸將各

務奮勵

其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

軍皆勇鷲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

東路宣撫

使泗州置司明年

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

駐鎮

江是歲兀朮與

酋帥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

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覆飛鳥

太上賜

札曰

覽卿承楚

之奏良

用駭歎今虜氣

正銳

又皆小舟

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

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

勵將士勦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爲奏也浙西起行

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

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算以火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

劉豫外挾強虜驅率吾民遣兵東衛觀其指意必欲圖

危社稷人神所共忿覆載所不容卿爲國大臣乃心王

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滌已逼江上而建康

諸渡舊爲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勦力一心以

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

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程宗德澤猶在人心

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興言及

此當體至懷王受

詔感泣曰

至尊憂勤如

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以

前軍統制解元

守

高郵後虜步兵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驅伐

木爲柵以斷歸路

大會將

佐曰金人

馬步分道並進

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爲

社稷憂諸君

奮忠義以報

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所以拔

橋斷

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響

士俟戰士皆感奮氣自

百倍會

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

杯一再行流星戾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

守江乃撤

疾馳

良臣竊自喜

疾馳

去王度良臣已

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

行發大儀口時勒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口戒之曰

聞鼓聲則起而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

見以對兀木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酋厲

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穉虜騎過五軍之

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色與虜雜出

虜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至裝

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

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木乘千里馬以遁積尸

如丘垤擒其驍將撻李耶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

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朮還
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
至高郵亦遇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
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
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
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敗奔潰
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羣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乃賜札曰聞

卿獨抗大敵勦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

甚慰朕望兀朮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

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眾俊偉如此
朕深念卿躬擐甲胃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
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既傾國內悔

朝廷過計有勸

太上他幸者於是降

旨議

散

百司

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

安故論者以此舉

爲

中興武功第一除少保武成

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

宣撫使

使鎮江置

司王在鎮江

一日方會諸將置酒

虜帥

捷辣恥前敗

覆以書

幣來

約戰

王卽遣伶人張

軫

王愈之持橘茗爲瓊報書略曰元帥

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也撻

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無敢

渡江者

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

太賜札

曰昨因虜近

議者以經理淮甸爲

言人多憚行獨慨

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威聲

遐暢卿妻子同行不乍到醫藥飲食或

恐未

備所須

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充京

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節制

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集流

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於是

曩時煨

墟瓦

礫之場化

爲雄都

會府隱然爲國

城矣

劉豫間遣兵八寇

輒爲

王所

敗卻生擒僞知鎮軍

王

拱及食

糧軍數百獻于

朝是年

虜又犯漣王迎

擊殺其

將孫統領追至

全城時礫之銳卒盡屯

遷聖

女墩

王以輕

兵破之

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旣單而虜

援兵訛

里耶索賈舍人

踵至遂以背遣輕騎五衝之

爲虜所圍王突圍拔

衆以出

復乘銳掩擊過落

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

淮陽

巨暮且

下會

詔師王

亟運

道遇

僞齊帥劉猷率金國

三路都

統

太一堇

山水

晶相公

青州

五路

都統東平府總

管及兀

舉兵

自河關與諸道會王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

大呼

曰錦袍毡笠認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眾咎王王

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獲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眾暴尸三十里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

力戰破賊俘獲羣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

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

夾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

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

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

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山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爲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奉要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爲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爲恢復計懇請誠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脩見忠義許國之意深可歎

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爲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

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

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

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

蔽遮江淮

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

誓與敵人決於一戰

已悉朕迫於強敵越

在海隅每慨

然有恢復中原之志

願以頻

年事力

未振姑籌籌久於

此自主冬敵人

深入卿首

到其鋒

鼓我六師人百

其勇

既致彼潛師引遁

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

取之計恃

此爲機

朕甚嘉之前日恐老

小或有未便

委卿相度今

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

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閩外之事將

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

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

國朝軍政

日修虜師屢劔於是陰謀沮撓吾事奏檜還自沙漠力

勸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

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

力自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慄慨泣涕上章以十數

爲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詭

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

曰但恐以還地爲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

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

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

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

不克

陸 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日如王倫藍

公佐交割

河南地界別無符合誑賺

朝廷雖以王

爵處之未爲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朝
以爲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
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詣闕面奏

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略曰卿忠勇冠時獨當一面

國威旣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

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

機會當卽召卿衆方懷疑疆場事大正倚卿重未可暫

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卽上疏曰

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成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旣而兀朮戕其叔撻辣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

陛下定弔民

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卽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議而怨檜益

深

云兀朮旣再陷三京又犯漣水

太上賜札曰金人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卽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迦

口破走兀朮僞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

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

入寇水陸并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賊于淮陽又走

之因取劉洽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水不知其數

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

寨擒虜帥郭太師僞守王中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卽

日獻俘闕下詔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

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

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

戰於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

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木中克敵弓以走其
眾大潰遂奪鍾離捷聞

太上賜札曰聞卿親帥

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

已復據濠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歎何

已况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爲

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

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時和議復成秦

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

苦諫以謂中

原士民迫不得已于腥臊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

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

復振之

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

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檜誤 國詞意剴切檜由

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 召諸大將還 闕王及

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閑時

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 不許除太

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

奉朝請其秋 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

平 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 召至簾前曰此爲

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

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 郊恩改鎮南武

安寧國之節

太上數宣召同家人燕于苑中眷

禮深篤數賜名馬寶劍及其他錫予問勞相踵然王老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迺上表謝事冊拜太師問疾遣使肩摩輶擊于道於是悉召故人列校勉以忠義大節焚通券百萬親視含禭曰吾以布衣百職致位公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疾方革。累詔宣醫診視訃聞。太

上盡然

爲

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內帑金帛各三千

匹兩錫尚方名汞龍腦香以斂禭服用一品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敕使徐仲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

葬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之原有 詔命奉常

兼祭于家又 詔奉常貳卿輟祭于都門外子孫次第

進秩妻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

此下碑文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戶部尙書今爲大

中大夫 延 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

直顯謨閣蚤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黃州

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

節制水軍 此下碑文 刊去入字 女八人 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

州曹霈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寧國府寧

國縣王萬修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

簿胡

南逢

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

子仁二人爲黃冠孫男十六人曰

挺

奉議郎太社令曰

扶

奉議郎直祕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

挺

通仕

郎曰相承事郎曰樁承務郎曰楷承奉郎曰林將仕郎
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
仕郎王大昌餘未行 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

詔特追封斬王又八年乃

賜謚始王鼎貴嘗戒

戲下及其家

人曰忠者

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

行抑

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爲諱

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

譽

也至是得謚

忠武彥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爲通於孝云嗚呼

王起西陲布衣杖劍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

何其盛也爲平寇將軍爲都統制爲宣撫使爲處置使

爲營田大使爲招討使爲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

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擒苗劉摧兀木鑿大

儀拓東海打揚楚震淮陽斬獲無非勅敵劇賊而功益

俊偉不可及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忿其無禮于

吾君誦言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

爲之沮戢性不喜便佞事關廟社必偃僂玉陛上

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悉

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爲忤也秦檜用事盡遣中

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樂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

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州歸順父母

妻子悉遣屠賊相公尙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

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

其事體莫須有王絕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于時舉朝憚檜權力皆附離爲自全計王獨於

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讜言家人危懼或

乘勵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曠

目盡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而

意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生半不去心竅樞王淵

識王於微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爲請地

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

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

切切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爲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

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爲乾沒買遷之松上所

錫資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爲之用太上高其義

察其功特賜江東永豐圩田以給其子孫王復上書租

賦願與編戶同爲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之

優詔獎諭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

級則靳借如肌肉嘗

謂其將佐

曰爲

國立功人

臣常

分吾所以使汝輩功

浮於

賞者乃所以

造爾于孫也

天

曰昭昭爵祿

虛受終

必爲禍

他日爲

國爪牙尤當戒

此舊制

戰廟第

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不已至殺平人

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

然

諸帥保奏將士

武功

左武

各有

隊伍惟王

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

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戰功最多而崇資

者少城

楚州

與士同力

役黃天蕩之戰揚國在行閒親執桴鼓家楚

州織薄

爲屋將士有臨敵

怯懦

者王遣以

巾幘設

樂太

譙會俾爲

婦人狀

以恥

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

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令跳洞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狝
之鑿連鎖之甲斧之有棟陳弓之有克敵皆王遺法

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毒

矢入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四指不能動身被金瘡

如刻畫口以口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絕口不言功

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杖履幅巾放意林泉壺

闕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備禪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

錢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羣工列辟想聞風采而不

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玉屑字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遠

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斯王者歲時輒相從詞王

年幾安否以爲天下重如此而王日恣口檢衽浮圖法

自號清涼居士故雖權臣孔熾王最爲所忌嫉而能雍

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續之際神爽益清冠

佩儵然合爪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瑛

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適意不敢屈動

君父上表辭免至再太上龜勉從之其始

終恩遇如此臣雄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尙矣呼嗟

雷風動搖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

于冊書至其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

將者山西蓋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

名將者若

諸葛亮

郭子儀

其庶幾

乎王本山西之

豪與

起翦

相望而其智謀

忠義有

過

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傅

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

遂自海道徑還

呂 剛浩方以賊爲憂王

謂賊既

取

鐵券必無他慮

顧浩

又慮賊難勝王則深

言逆順之

理知其必勝

於是顧浩

計乃决傅

卒成擒至如

中興

之初倡議西

都長安

乘 建瓴之勢東顧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議者以爲

深恨

及維揚危急

六飛南渡諸將咸欲

西趨岳鄂徑

往長沙

王 獨

以爲今已

失河北

山東惟有淮浙

號稱富

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

太上

嘉納

江左立國之

謀於是乎始定臣嘗待罪太史氏獲覩

日歷所紀

太上皇帝

聖語甚詳最後論戰

議和章數十上

皆

筭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

決大疑忠

義稟於天資

智謀

出於人表視山西以資略雄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

太上屢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而 皇

上特

以忠武易名直以王

爲亮

子儀之流惟

二

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

德音

天下傳誦世忠

得

此

嘉獎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聞宣王中興

如采芑江漢之詩

所述判蠻來

威王國

定等

事雖以

襲大方叔召虎之功然

其任賢

使能致此勳業

則宣王

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掩也臣願頌采周雅聲爲

銘詩以彰

元勳以歌

堯父

舜子知

人之明以

稱

明指顯耀

韓氏以昭示

于億萬世其詞曰

昔在宣靖

崇極而傾

胡所不恭

神州盡歷

天地重開

真人龍翔

德業巍巍

周宣漢光

凡此中興

誰實佐命

緊時

元勳

王國以定

元勳謂何

維韓

斯王

王奮山西

起翦之鄉

錢胎之

悍馬長

槩

方在童年

氣震山嶽

遯事徽皇

至于欽宗

天下兵動

外阻內訌

王先戎行

是礫是崩

浙西山東

續用不顯

霸府肇新

來乘

風雲

掃清南都

大駕時巡

淮海之開

刺盜蠅

起

解甲

東戈

如父詔子

帝幸餘杭

王征徐方

逆臣乘虛

反易天常

賊虐樞臣

和城

喋血

凶殘孔熾

震驚宸闕

王在海上海

聞變號呼

凡爾衆士

今當糜軀

吾與羣凶

不其戴天

山川鬼神

實臨此言

舟師鼓行

雷動電擊

撓彼凶徒

裂膽褫魄

天位反口

乾清

坤夷

生擒渠魁

梟首大達

有狡汝爲

盜據富沙

流毒全國

血人于牙

大江之西

重湖之南

蜂屯

蟻結

虎猛狼貪

三方百城地數千里奪攘矯虔聲勢相倚

當宁謀帥宜莫如王援以谷鉞往瘳其兗

覆其穴巢鋤其根萌罔歲未周三方底平

降旗奔師捷書相望貸道脅從旌別善良

爾商爾財我弛爾征爾農爾田我資爾耕

仁義之兵弔伐是尚帝有恩言卿古名將

胡馬飲江充叛以降金陵不支游窺上邦

王整虎旅遠敵歸路虜未雖強望風震怖

海艦如飛江之中流北縛援兵南歸歸舟

水戰陸攻摧枯拉腐殺傷莫數俘獲萬計

西帥少

隳脫其身

敵勢浸銷

皇威益信

未猶不悛

纒數年

期傾國南侵

步騎分馳

逆黨

成林

塵暗穹蒼

九重制

罪已如湯

王曰

乎嗟

君父旰食

臣何生爲

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

直趨淮壩

親臺歸途

示無生還

妙算既定

有司先施

聲言

江已駐大儀

衆寡

雖殊

我整彼亂

勇騎紛馳

馬足俱斷

河面塵擊

若降若屠

積骸爲丘

洒血成渠

折敵

併

千里相踵

統將數百

豈計輜重

偏裨在

楚

亦以捷聞

王來窮追

虜師大奔

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世忠勇
勇不足誅

江左人心

持此寧謐中興以來
武功第一

淮陽鍾離

莫非俊偉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

王屯極邊

志清中原和議既諧
弛強鏖堅

王之論和

思憤激烈利害皎然
黑白區別

聖主命之權臣警之
明哲令終天寶休之

孰不為將孰不建功
勳播丘山呼吸雷風

惟王天資與勇將異
遠以智謀本以忠義

大疑大事決於片詞
較彼起翦王其遇之

王起寒素飯糗衣紵
出際盛時蛟龍雲雨

解衣推食

言聽計行

任用不疑

天子之明

三鎮節旄

三事典策

報功惟優

天子之德

惟

聖天子

使臣以禮

哀榮死生

嗣祿終始

重華神武

志大有爲

眷言勲勞

恨不同時

真王啟封

貴躬人爵

忠武之靈

如葛如郭

八言究褒

更瞻雲章

誰克

有勲

上不汝忘

豐碑巖巖

億載有耀

凡百臣子

維思忠孝

太師新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西紹興

二十一年十月葬敕使徐伸護其事吳長洲二縣令

奔走供役孝宗御題神道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勲之

碑敕趙雄爲文碑高十餘丈趺蓋在焉初敕文而未
立龜趺雷木漬嘉定間以景獻恩例敕葬趙希懌於
穹窿相傳磨韓碑爲趙用者其後始樹碑爲樓三成
以覆之正與穹窿相直不數月韓氏首喪其長子時
有術者言少須幾時穹窿亦未易當繼報景獻墓按
碑額乃高宗御題舊府志又云後碑成而額在百步
外鄉人云龍陣過揭也今穹碑尙存好事者梯而揭
之趙雄文雖未必得其全王事蹟當有與宋史可參

攷者

蘇州府志

右斬忠武王韓世忠碑在吳縣靈巖山之麓予少時

借王德甫吳企晉曹來殷輩爲上沙之游屢摩挲焉
歸田後從吏有力者拓其文輒以架木懸梯爲難項
陽城張古餘攝守吳郡與子同嗜募工搨十餘紙分
其一見貽懸置壁間數十年訪求之勤藉一慰亦晚
年快事也其額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下題選
德殿書蓋孝宗御筆碑文首尾萬餘言則禮部尙書
趙雄奉勅撰石刻頗有曼患以杜大圭名臣碑傳所
錄全文細校無甚異同碑云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
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人其下空六字以名臣碑傳
校之則周氏斬國夫人也朱錫鬯詩斬王墓近古橋

宮暨六夫人耐葬同與碑不合未識何據潘次耕詩
碑高三丈字如掌帝製鴻文盛褒獎則誤切碑文爲
御製失之甚矣碑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享
年六十有三與宋史同而元大一統志延安人物傳
云紹興十七年卒年六十二蓋修志之時宋史未出
志家得諸傳聞故多誤耳碑末未見建立年月而碑
首云上續祚之十五年攷孝宗受禪在紹興壬午次
年癸未改元隆興至淳熙四年丁酉恰十有五年此
碑必立於丁酉歲也

潯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連額高約二丈六尺加以龜趺不過三丈

餘蘇州府志謂高十餘丈者未確也額占碑十分
之四題額十字之下有小字選德殿書四字選德
殿者孝宗建以爲射殿玉海載孝宗皇帝闢便殿
於禁垣之東名曰選德規模樸壯爲陛一級中設
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圖方畧來上可采
者結之壁以備觀覽數延文武講論治道詢求民
隱至於中外奏報軍國機務皆於此決暇則紉繆
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据碑題則親御
翰墨亦在此殿也文約一萬三千九百字猝視之
漫漶難讀而拓本鋪地須極寬敞方能俯躬諦視

若地隘而有隔闕者不能讀也文爲趙雄撰雄無
文集可攷碑無建立年月錢氏跋据碑首上續祚
之十五年定爲淳熙四年丁酉宋史孝宗紀世忠
傳俱不載立碑之事孝宗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歲六月受禪明年改元隆興宋人撰文敘帝王紀
年往往以卽位爲始此碑或連受禪之年計之則
十五年乃淳熙三年丙申歲矣且碑載二月甲午
賜謚忠武史孝宗紀作三年二月甲申是年三月
丙午朔則二月丙子朔甲申爲九日甲午爲十九
日其爲三年立碑無疑趙雄及書碑之周必大系

銜已泐史傳雄字溫叔資州人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碑所系某縣開國子傳略之据名臣碑傳題沂公趙雄撰則開國之爵乃沂國矣碑文云遂又詔禮部尙書臣雄銘碑据宰輔表淳熙三年七月趙雄自朝散郎試禮部尙書兼侍讀兼給事中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則其試尙書自三年始而傳又略之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孝宗踐阼除起居郎累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中書

舍人未幾辟直學士院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必
大奏以爲不可必大因除建寧府至豐城稱疾而
歸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傳載歷官
如此而不詳年月攷張說之簽書樞密院宰輔表
在乾道七年三月至九年正月除同知密院十月
除知密院未見有再除簽書之事與傳不同而其
事總在淳熙已前碑於必大系銜尙存侍講太子
字亦係淳熙已前官碑云王之子彥古拜疏請立
碑特詔彥古戎服入朝而賜御書俾冠碑首是此

碑因彥古之請而立碑載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史無彥古專
傳但附世忠傳書其最後官戶部尚書續通鑑載
淳熙四年正月戶部侍郎韓彥古云云是四年彥
古已爲戶部侍郎碑所載歷官在四年已前又據
碑云太師韓新王之薨旣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
世忠以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是年十月庚
子葬下逮二十六年正是淳熙三年益足據也宋
史世忠傳附其子彥直共約七千二百字較碑減
十之五而所載功績與碑大同是史本之於碑錢

士升南宋書世忠傳二千四百字又本之史芟節

成文惟畢氏續通鑑取歷年戰功分系於年月之

下而其文多與碑同是續鑑亦本之碑也今以碑

與史傳續鑑校之有碑詳而史鑑不載者有史鑑

載而碑或略之者如碑云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

寇將軍史作平寇左將軍史又云屯淮陽會山東

兵拒敵粘罕南宋書作宗翰寇襲慶聞世忠扼淮陽乃分

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

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汴陽南宋書云世忠夜素其軍走鹽城閤門

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南宋書云羣下輔達李在等皆散為海盜碑云禮

部侍郎張浚在平江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南宋書云張浚召世忠于常熟碑云
擒傅正彥師還御書忠勇二字賜王史云揭旗以
賜碑云兀術軍于南撻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
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史云撻辣在
濰州遣李董太一起淮東以援兀術世忠與二酋
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李董軍江北世忠
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
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
綆一綆則曳一舟沈之碑云虜一夕潛鑿小河三

十里以通漕渠風濤少休輕舸渡去史云兀术諸
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
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上平版鋪之穴船版以
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
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
兀术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術刑白馬剔
婦人心自剖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
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
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南宋書云
翌日風止金人槳舟出疾行如飛世忠舟大輻重

馬騾俱載火矢所及無弗焚者火烘日曝人馬都盡孫世詢嚴允吉皆戰死世忠墮江楊家洲僧普倫以小舟出援乃得登岸奔還鎮江碑云卽命諸軍偃鼓下泐三十餘字史云徑抵鳳凰山頰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碑云山東賊白壇笠劉忠據祁陽之白綿山王至卽欲急擊之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塹設伏以拒官軍己卯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碑云追斬忠於小舟傳首闕下續通鑑則

云忠據白面山踰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爲世忠所得九月丁亥劉忠旣爲韓世忠所破復聚眾走淮西駐于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附

于劉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

碑作斬忠鑑作

北去彼此互異

碑云湖南遂平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

利州觀察使新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韓世忠連破湖湘羣賊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已遂夾策叛去碑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史云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

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屯淮南東西
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開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
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十副
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
斛爲半歲之用碑云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
爲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
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己請
和而金復用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
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于聖斷武將奮勇

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
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己卯世忠以
所部至自鎮江復如揚州碑云朝廷遣魏良臣使
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初奉
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
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
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僞界引伴官牒付良臣
等令爲阻絕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
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

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世忠啣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叅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收遂過桷等共飯世忠遣人傳刺謝良臣給且速桷等還桷收送二人出北門給與楸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爲託晚宿大儀鎮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不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

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嘒貝勒

舊作聶兒同入克董今改

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
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
繪荅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作相今罷去
得非恐爲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
堅欲求去無它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
見人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爲此
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碑云兀
木還個上見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

以免續通鑑云初聶呼貝勒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聶呼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爲國家韓世忠旣以兩使人爲餌安得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李聿興來迓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

謂章誼回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家先論曲直
師直爲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會經畧交定與大
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
掩其不備良臣等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
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
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爲乃令岳
飛侵奪良臣云襄陽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
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欲結場么裂地而王
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
卽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

二望一書授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曾在
此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聿興再云奈何
更求復地繪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
祭祀豈宜過爲恠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
懇告若或不從却是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
皇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
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繪云星夜兼程往回
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帥已令譯一二日可
得見矣碑所謂良臣好詞以免者如此碑云鎮江
置司太上賜札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正月壬

戊韓世忠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
繼入覲世忠奏金人退兵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
喜惟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
將士賈勇爭先非復它時懼敵之比所喜益在此
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馭將之
道帝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今敵騎
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碑云虜
又犯漣水王迎擊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十月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僞齊遣沂海州等簽
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

等擊殲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爲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碗仍以通爲果州團練使與將士推恩有差六年二月乙卯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苻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眾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眾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

曰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
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
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
葉嘩貝勒舊作牙合
李董今改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
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
生況爾與我誓我肯與爾俱生乎葉嘩卽馳刺與
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
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嘩刃通之腋通扼其
吭而擒之旣而世忠爲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
其眾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

遣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世
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于
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僞與其守將約受圍一
日則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猷與宗弼皆至
世忠之出師也乞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能
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陳向敵遣小校郝
彥雄造其軍大呼云云碑云賜揚武翊運功臣史
云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
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
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

學安化三鎮節度使

續通鑑注云節度開三鎮九
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

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引兵渡淮與

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猷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

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碑於朝平江事略

焉續通鑑云七年三月癸亥朔帝次丹陽縣京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帝如建

康碑亦略之碑云太上屈己和戎王獨慷慨泣涕

上章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八年十月丁丑世

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旣與

烏沒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

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
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思敵情
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
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
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
許又十一月辛丑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
臣愚思之若王倫監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
民事蹟有實別無誣同外國詐賺本朝之意二人
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
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

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敷上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尙爾隔絕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爲心所以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史云世忠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

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續通鑑云九年
 正月庚寅韓世忠遷少師因講和恩也碑亦略之
 碑云兀朮再陷三京又犯漣水王遂率背嵬軍由
 泃口破走兀朮史云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
 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
 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
 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碑作千秋湖皆捷親隨
 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
 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
 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續通鑑云閏六月丁

西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升權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以舟師傅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隨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八月乙亥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鎗世忠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甦屢矣世忠大賞

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於沂州郟城縣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閱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遂除涿州團練使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鈞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續通鑑又載是歲三月辛卯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

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
兵閱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
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
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
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
遂罷以上諸事碑俱略之碑云賊馬一發奔潰過
淮復據濠州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十一年三
月庚子朔金人圍濠州丙午世忠舟師至昭信縣
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於聞賢驛敗之丁未金人
破濠州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

六十里而聞城破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惟有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爲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濠州旣失進無所畏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迥野此危道也不若據險下寨墾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人若其引去徐爲後圖乃全師保勝之道諸將皆曰善于是鼎足以爲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旦日入濠州俊

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
之後無所藉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
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榮謂綺曰已不
須太尉前進矣綺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十
餘騎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埽
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陳未定有金人
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煙舉城上伏騎分兩
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
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沂
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

走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軍走謂其已
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眾己酉
韓世忠引兵至濠州庚戌秦檜奏報韓世忠距濠
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
州渡江去會師矣帝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
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既死真宗
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
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辛亥韓世忠
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
沂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

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
可涉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宜撫速歸
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爲然世忠亦命速
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于是矢
著舟如蠅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
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王子金
人自渦口渡淮北歸此事碑載未晰碑云除樞密
使副上表乞解樞務乞骸骨除太傅進封福國公
賜第都城史云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
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

歸于國十月罷爲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
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
樂南宋書云拜樞密使營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
有不服者洵洵違言詔令俊飛燕之秦檜縛軍吏
胡著將以搖動世忠飛密報之續通鑑云世忠既
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褻之出則以親兵自衛
檜頗不喜老學庵筆記云韓蘄王旣解樞柄常遊
湖山間李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至
冷泉亭愁坐遇韓來矜其狀問之李不識韓見姿
狀魁異乃告以實韓曰某有一紙明當相贈李翼

謝明日一吏持牘授之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
京秩修牒詣府謝韓不復見武林紀事云世忠周
遊湖山而於冷泉亭尤多盤桓又建亭於飛來峰
之半顏曰翠微晚年嘗作小詞甚清逸凡此皆碑
所略者碑云紹興十一年進封福國公其秋顯仁
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平明年進封潭國公
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史云十二年改潭國公顯
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
名慰問者良久是朝謁顯仁在封潭國公之後也
高宗紀奉迎皇太后乃十二年八月辛巳事碑作

十一年與史不合續通鑑云十三年正月癸巳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二月乙丑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勲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爲秦檜所厚故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攷異云韓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云願以賦租併歸官府重爲遠議實麗前賢蓋度越於常人宜顯頒夫異數卽指此也碑云二十一年八月四日續通鑑墓于私第之正寢碑前云賜第都城

四日

續通鑑

墓于私第之正寢碑前云賜第都城

此云私第正寢而不詳第在何處續通鑑云二十

一年九月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爲之

期年而畢是世忠賜第卽景靈宮址也續通鑑先

三年二月乙酉詔臨安府建景靈宮其後創於新

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爲之據此則劉光世第

與韓世忠賜第相連而新莊橋景靈宮乃合兩家

賜第爲之不止世忠一第矣咸淳臨安志斬王府

在前洋街紹興間凡兩賜第一在清湖橋西獻以

爲左藏庫基一在新莊橋西獻以益景靈宮遂徙

今處高宗嘗名其闕曰懋功景靈宮在新莊橋之

西新莊橋亦名祥符西橋在餘杭門內北新隅車

馬門之南似卽今杭州府城武林門內教場火神

廟之地此則賜第之所在也世忠以八月四日薨

三十一卷之二
三十一

至九月四日其第卽改築景靈宮可知宋時賜第
生則居之歿卽歸之朝廷子孫不得復居矣碑云
錫尙方名永龍腦香以敘史云賜朝服貂蟬冠水
銀龍腦以敘碑云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敕使徐
伸護葬事續通鑑云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
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又命睿思殿祇候徐
伸護葬事碑于冠服及徐伸之官四子之進職皆
略而下文敘彥朴云奉議郎直顯謨閣蚤世續鑑
則云直祕閣而不言蚤世史併不載彥朴皆互異
也碑云王粲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二字何以服

天下史云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撻
桡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
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于太
祖殿下中興紀事本末莫須有作必須有何以服
天下作何以使人甘心續通鑑攷異云朱彝尊謂
宋史作莫須有未若必須有爲得其實徐氏後編
從之今攷熊克小紀作莫須有是宋史所本也据
此碑則亦作莫須有又按史世忠傳云語在檜傳
檢宋史檜傳並無此語惟岳飛傳云獄之將上也
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

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語與碑同然則史作語在檜傳者蓋在飛
傳之訛也碑云弓之有克敵太上以其制下兵部
及頒降諸將者是也續通鑑云十一年六月甲戌
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宰執曰世
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
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
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
加矣然續鑑但言詔有司造克敵弓据碑則連後
貌鑿連鎖甲掠陳谷皆下兵部也凡此皆碑略而

諸書加詳者其有碑與諸書小異者高平嶺史作
高平嶺駙馬郎君兀哆史作兀哆臧底河史作藏
底河轉進武副尉史作進勇副尉土逸敢勇二十
餘人伏堰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史作兵
二千伏北關堰杭州府志云德勝橋一作得勝在
覓渡橋直北夾城巷東咸淳志舊名堰橋韓世忠
于河掩擊苗劉故名德勝陸之清溪洞史作清溪
峒縛僞八大王格殺數人史作數十人獨與蘇格
等五騎俱史作五十騎虜騎五千餘史作二千餘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史作張思正別將以後軍先

退別將史作陳思恭皆斬左右趾以徇史無趾字
楊國夫人史云世忠妻梁氏封安國夫人三守鎮
江兼制海道史云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以二百
人伏廟中史作百人除檢校少師武威德軍節
度使史作少保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
使史作副使白綿山史作白面山兀朮號知兵聞
大軍倉卒南還喜甚史作聶兒李董聞世忠退云
云與虜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續通鑑云
撻不野擁鐵騎逼大儀各持長斧斫馬足史云各
持長斧上堪人胷下斫馬足擒其驍將撻字耶史

作捷字也續通鑑作捷不野除少保武成感德軍
節度使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史云五年進少
保六年授武寧云云東人及太行羣盜東人史作
馬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史無南字毋拜太師
以是年八月四日薨史子拜太師在八月薨後今本
宋史太師此皆碑文互異也碑于茆氏秦國夫人
誤作太史之下刊去六字据碑傳有周氏斬國夫人六字碑
云王之子彥古方居斬國夫人憂則立碑之時斬
國夫人已卒且彥古似卽斬國所出不知碑何以
刊去此六字也又兼節制水軍下刊去八字碑傳

云今家居終斬國之制世忠有四子彥朴蚤世彥
直彥質彥古俱存而請謚立碑獨有彥古則其時
彥古官位較顯得以上請也此碑之立距斬王薨
已二十六年王初薨時飾終之禮頗爲簡略殆由
和議之成本非王意而岳忠武之獄王在朝堂又
直言其誣檜實深銜之故薨時其子未嘗上請直
至淳熙三年檜死已二十年始請立碑且得直書
罷兵還朝之事耳碑在靈巖山西和先曾祖贈資
政大夫大理寺卿墓在靈巖山北護村硯山之下
去韓墓不遠每值拜掃過此輒摩挲碑下然穹碑

細字不能詳玩今得張古餘太守所贈搨本始克
展讀且以其文至一萬四千之多而與諸書叅校
仍多所略因詳攷之并互異者備錄以資叅攷碑
中缺字甚多錢君侗在嘉定有書賈以宋刻杜大
圭名臣碑傳求售乃取此文與碑叅校凡碑闕字
得盡補注然碑傳有與碑字多寡互異且尙有譌
誤之處不可從者仍從碑文之舊又碑傳缺一頁
自王怒且罵至陸必元止碑於此頁所缺五十餘
字無從校補矣今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
文瀾閣貯藏四庫全書名臣碑傳業經錄入好古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之士不難就閣瞻鈔則此碑缺字可得其全矣

潼川府學泮橋記

碑高八尺八寸廣五尺三寸十

八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

水與道同體故帝王資曰建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
宮則又其等也潼川古大或學視泮宮口與苒有泮水
湮塞歲久乾道九年夏祿掌郡文學 太守馬公諉

已濬復或謂文明之地埴缺不宜按頰水之制自西而
南而東式方皆水直南當輿梁以道往徠於是卽土爲
橋鑿渠通水使東西相承上施欄礎以延波光翦列四
欵以同植植視之流貫若式凹然其缺也論定役興畚

鍾四集疏開立就方命釘斃而

馬公奉祠西嚮

提點刑獄何公兼府事令未及下首聞持功若出已
意卽鳩工伐石具舟運致斲鑿扁礪靈動雲合口砌平
布网淪規畫祿適被潛檄試貢士武信暨題則見鰲橋
飛虹流水印璜風日凝瀾月星澄瑩儒學氣爲頓增爽
儼芹藻青衿超然若生於千百載之上而獲游先王之
庠序矣士口口古及循非亾才非不逮也政教失軌物
廢習見苟簡志氣無所發越而胥流下也道學之妙口
焉而得者深而艱感焉而得者易而樂故職教化者示
之德行寓之形器槃孟几杖有銘宮室車服有度皆所

以使學者目擊心悟怡然自得也浮圖老子之居精極
詹麗猶能起人敬信矧夫水有澤物之仁清明之智流
行適宜之義盈不踰節之禮進二不已之誠聖賢寄意
於此蒙類最遠 二公深明制作之本力補墜典之
缺諸生入門而見古制升堂而味古書終日所從事者
無非先王之舊其胸中豈不翻然有感而思自致於國
人之地哉繼自今賢才輩出然後知泮水之復果益於
名教也 馬公名騏字德駿立 朝爲中書舍人

何公名熙志字忠遠立 朝爲御史臺檢校官

道學政事藹然俱蜀苒輩其所建立可紀類如此淳熙

元年六月既望門生從事郎充潼川府學教授白祿記
門生迪功郎新劔州陰平縣主簿主管學事胡鼎書并
篆額

魏城縣通濟橋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
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正書

承議郎知魏城縣事尹商彥書

絲兩蜀道長安道襄漢畢出於魏城縣車輿步騎往來
日經屬縣繚大谿其深二十尺廣六倍官舊爲梁叢木
桑土茂漲潦不能支輒湯去吏循故牘徵木於民得大
小六百章迺復就民勞於成毀病之而販負細人適當

壤多涉溺溪之上有爲浮圖幢石者招其險魄也余爲之宰始命伐石于西山得爲柱者十有六爲版爲楹者半率巨壯力敵百鈞板其趾穿植以柱柱爲三門壓以楹又爲方砥層累於兩柱之間架木爲梁閣其上凡二十楹其廣如溪從十有八尺飛簷列檻其楹如前丹雘輝明氣象偉傑北道千里行者創見經始於淳熙己亥十月之望斷手於庚子二月之朔是役也費甚廣以備工市材而民不知橋成越四月水大至濤鼓風湧與梁爭高而砥柱岌立飛閣渠渠若丘陵焉驚流無以用其暴於是可以紓民之役而遷行道之安也通濟舊號大

其字以揭之庶後之君子由其號以知其實有以敬其事是年秋余秩滿去邦人具石請記以文謝不能姑爲誌其略

按魏城縣宋時屬綿州巴西郡總隸于成都府路其地北達關中東通荆襄碑故云長安襄漢畢出于魏城縣也八元以後縣省入綿州今仍之碑無建立年月据碑云斷手于庚子十二月之朔則當立于淳熙七年

友石臺記

碑共四石各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三分第一第四兩石皆六行餘俱七行每行皆十九字行書在建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剗翦
有大柿樹如削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清蔭周覆
可容六七客肇慶犖犖石置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遊
憩也石出吾里無嵌空奇恠之姿特以其介然若英毅
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
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爲此戲也
徐而物色之老而耄耄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
佩有若所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
以勤詞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

御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斷
斷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觀也附
翁介而沉者次之爲勇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恠除三
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瑰瑋
亦棄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
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
砥礪苟逐物從好以茲爲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爲基
立五嶽爲塊邛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人觀之亦
掌中之一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恬然理會則
又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

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爲是與則倚而歌據而瞑皆
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之此 屏山先生紹興甲午
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臺誦記仍稽年
譜而知 閩憲吳公所築乃肇慶榮滿時仰慕高風拜
手敬書以遺 公之孫子焉

友石臺記朱文公淳熙己酉年書記後書云此屏山
先生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按宋史儒林傳劉子翬
字彥冲學者稱屏山先生以大儒之文得朱夫子書
之而益彰矣朱夫子書似不一格他所見者不具論
惟舊得家傳詩禮四大字筆法端嚴此書則極流動

然端嚴者自逸流動者不放要是中正和平之氣流
溢于筆墨間者也是碑在福建建寧府載天下金石

志中

觀妙齋金石攷略

按此碑無建立年月未有朱子跋云此屏山先生
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
臺補記云云紹興無甲午甲午歲爲淳熙元年攷
宋史劉子翬傳卒年四十七不詳何年傳稱父幹
死靖康之難子翬廬墓三年服除判興化軍計其
時當在建炎末年羸疾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
年其作此記當在此十七年中而以意度之所謂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甲午乃甲子之訛是紹興十四年也傳又稱熹父
松且死以熹託子輦及熹請益卒爲儒宗蓋朱子
從學于劉子輦故跋此記稱後學跋作于己酉爲
淳熙十六年距子輦作記又四十六年是時朱子
當是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修
撰奉外祠之時也跋稱登臺誦記似記已刻于臺
上然無明文而又有紹興甲午之訛不敢竟定爲
甲子則碑無可系因系于朱子作跋之年